

《新民周刊》2012年第39期

亮剑是血性 更是智慧

在中美关系中,我们时常会有一种“替罪羊”之感,无论是美国选战期间,还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中国话题总被最经常地捡起。这一点,在此番美国大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为什么被折腾的总是我们?原因有很多,但有一条却不可忽视,那就是我们的反应有时太过谦和、儒雅,给对方造成了错觉。

其实,我们也不是没有成功经验。比如以购买空客驱使波音加大游说力度,压制美国国内尤其是国会的对华不友好能量,曾经就很成功。又比如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接见达赖后,立马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暂停双边经济活动,中止高层互访,重新考虑合作意向等等,引起德国经济界的深度忧虑,商界、媒体及反对党的矛头直指默克尔政府,促使其很快软化对华强硬姿态,而在此后几年中,中德关系成为中国与西方关系最和谐、最积极的关系之一。

只可惜,这样的事情,我们做得还是太少了。

在积累本钱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亮剑的勇气和智慧。争取时间,争取空间,赢得尊重,赢得朋友,都需要必要的力量展示和精神张力。

不能穷得只剩下钱,也不能富得没了血性。

亮剑,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更是一种负责的国际教育。丘吉尔说过,“我们武装自己是为了和平”,我们或可说,让美国疼是为了呵护中美关系。毕竟,中美关系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



【扫我看全文】

《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第21期

“深水区”医改开启

提高公立医院管理效率仅仅依靠医院内部和医药卫生系统内部的监督、管理机制还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引入支付方监管和协助管理将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又一重大课题。

中国人寿健康险产品开发部总经理乔善波说,目前部分公立医院,尤其在尚未实施公立医院改革的地区,浪费、冒用医保费用的情况十分严重。

“公立医院对于成本控制的漫不经心,已经给医保资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北京大学保险系教授凌波告诉记者,政府办社保机构一方面由于缺少足够的利益激励机制而疏于对医保控费进行细致的筛查,另一方面鉴于同属于政府机构,同级单位也难以展开彻底的监督,真正受损失的却是政府和广大医保缴费人。每年公立医院由于管理不善

医保流失何止100亿元。

“引入商业保险机构,引入社会利益相关方对公立医院的管理和成本控制,即使会被赚走所谓的利润,但这难道会比医保资金的巨额流失更加难以接受吗?”

目前,大病医保已经给禁锢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缝隙,尽管按照目前规定,只有不到5%-15%的医保资金可以用来购买商业大病保险,但是,终于允许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一同参与对公立医院改革的监督。

公立医院改革不仅已经进入了实质性改革的关键时期,而且呈现出更加开放与自信的心态。



【扫我看全文】

《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第39期

农村“空心化”之忧

国庆前夕,回了四川老家一趟,到了曾经从小长大、读完中学、上山下乡后又返城工作的县城。

家乡最大的变化,是县城呈几何态势的急剧扩张。县城急剧扩张的同时,人口也在明显增多。不管是在哪条街道,都只见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既热闹,又嘈杂。摆小摊的、修家电的、烤红薯的、卖山货的……这些人看上去似乎是城里人,却又很像当地农民。

乡下人纷纷往县城跑;县城有条件的人,却又纷纷往教育、医疗、文化等优势资源更集中的州里跑;而州里有条件的人,又都往省会跑!即使一时“跑”不了,也已经在那里置办房产,或者已经托人把孩子送到外面念书。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原本是市场规律,似乎无可非议,但值得担忧的是,人们纷纷拥进城里,使得原本

条件就差的乡镇,在马太效应作用下更显得每况愈下,今不如昔。

农村“空心化”现象,在周围经济不甚发达的山区县,表现亦非常明显,这已引起一些基层干部的担忧。他们说,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势资源要实行优化配置没有问题,但一味放任市场无形之手起作用,不采取措施,不适当干预,长此以往,岂不是偏远贫穷山区越来越穷,越来越没有人住。最终结果是城乡区别越拉越大,这,难道不值得我们重视并采取必要措施吗?



【扫我看全文】

《中国周刊》2012年10月刊

娱乐的厄运

不知不觉,娱乐节目已经乖乖地被管起来了。湖南卫视靠着娱乐节目曾收视率稳居省级卫视第一,今年最差的时候,收视率跌到第十八位。

今年年初实行的限娱令,在40岁以上的中国人心中,应该能找到模糊的影子。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娱乐不是被限制,而是几乎没有。1980年代,邓丽君的歌声让音乐真正具备了娱乐的气息。大街上,年轻人肩扛着双卡录音机,也绝非显摆一个音乐播放装置。

中国的流行文化和流行产业,正是从限制中率先走出。娱乐突破了普遍的限制,从这个角度,娱乐像个革命者。

现在限制产量,就一定能够提升质量吗?或许,农业生产是这样,拔掉其他苗,把肥都堆到一个苗上,能长出个大果子。可娱乐节目,这个需要大量创意的产业,也会如此吗?

没有空间和自由,创意从何而来?

长久以来,自由仿佛成了我们堕落的前兆,好像一匹疯狂的马,不拉缰绳,它将践踏良田。对付它的办法,只能是拉紧缰绳,让它扬起蹄子,原地打转。

真的没有办法,让一匹好马痛快地奔驰在草地上?为什么,热播的《中国好声音》来自于荷兰?为什么,这个有着悠久自由传统的西欧小国,电视节目出口高居世界第三?

30多年前,娱乐打破了普遍的限制,拥有了超越娱乐的荣誉。而现在,娱乐的厄运也不单单属于它自己。



【扫我看全文】

《南都周刊》2012年第39期

自由的边界, 就是他人的权利 和社会的秩序

“我的问题是,我可以扔鞋吗?”

“独立学者”司马南在海南大学的演讲提问环节中,第二个提问的学生如此问道。

一名维持秩序的人员前来阻挡,这名学生弯下腰,捡起一只鞋子准备扔向讲台。周围是一片欢呼、起哄的声音。

扔鞋立刻引发了热议。“扔鞋式抗议”的争论在于:它究竟是属于言论自由的特殊表达方式,还是一种人身攻击行为,抑或视鞋子是否击中抗议对象而定?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认为,扔鞋属于“象征性地表达抗议”;李开复认为,扔鞋不妥,但属于抗议的一种模式,和打耳光没有可比性。

次日下午,司马南做客环球网论坛,谈及扔鞋事件,说:“扔鞋是一种抗议的方式,但是,给小布什扔鞋的人,当即受到了严厉的法律制裁。这个事例说明,任何纵容自己行为的人都应当明白一个道理,自由是和法治相联系的,你的自由的边界,就是他人的权利和社会的秩序。”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称,他并不赞同扔鞋,但需要注意的是:扔鞋的同学数次被打断,主持人不尊重发言同学说话的权利在先,同学扔鞋表达抗议在后。

而在分析扔鞋事件时,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毕研韬认为,“在当下中国,利益多元、信息多元、价值多元,已催醒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出现对立的价值观乃至意识形态也是情理之中的。”



【扫我看全文】

《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第39期

休闲中国来临

国庆期间加总后的数据令人鼓舞,但长假期间频频暴露于网络和传统媒体的负面个案与宏观数据之间的反差,同样让人无法释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由只强调制造与生产的发展阶段,开始进入休闲与娱乐的更丰富的发展阶段。对休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规模会越来越大,如果维持一个“集中区间”释放这类消费需求,管理或服务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应当有一套常态化的机制,让休闲需求在不同人群、不同时间段平滑地释放出来。

要实现上述目标,首先是要用市场的手段克服垄断,优化供给。比如在高速公路运营上引入竞争,让收费更低、服务质量更好的道路服务公司通过竞拍获得特定

时间段的运营权。其次要合理运用价格手段调节需求。促进休闲产业的发展不是靠非常规的节假日优惠来促进消费,而是应当将优惠手段常规化,这相当于给普通民众更多的优惠休闲时机选择。第三,休假制度应当规范化、人性化,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在高速发展的中国,人们习惯了终日碌碌,无暇旁顾。但面临休闲中国的到来,休假理应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当移风易俗,从制度上鼓励休假。特别是要提供灵活而人性的休假安排,为不同单位就职的一家人提供共同休假的机会。



【扫我看全文】